



尤喜官造

四幕輕狂低喜劇

33年華 虫 社 11月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刊行

四幕
笑劇

四喜臨門

每冊定價：600

作者
編者

發行者

總經理

分銷處

尤 喜 官
沈 一 之
凌 飛 樓
草 虫 出 版 社
馬 鏡 明

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電話九二四七六

本埠各大書店報攤均有代售
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一名：懼內趣聞

尤喜官作 四幕輕狂低喜劇

排
演
本
劇
須
得
作
者
同
意

時 間： 現代

地 點： 上海

人 物：

羅靜安 商人

趙文秀 其妻

羅其昌 其子

羅愛玲 其女

春 蘭 其婢

姚聲甫 其友

蔡晉卿 其戚

蔡婉芳 其媳——晉卿女

蔡國賢 其婿——晉卿子

譚家駒 學生——國賢友

施克明 學生——國賢友

張荳沙 吧女

芝臘糊 吧女

茶客一人

吹打二人

看弄堂巡捕二人



劇 情 梗

大來銀行的董事長王靜安的小兒小玲，曾由雙方家長擅作主意許配給她的表哥蔡國賢。

蔡家跟羅家本是世親，同居上海；只是早年齊盧交戰那時候，羅家至鄉間避難，蔡家則遠奔北京；後來時局安定，羅家重回上海；蔡家呢，却已在北京置產營生，且不作歸來計；因此兩家音問阻隔，足有十年之久；直到最近，蔡家老爺蔡晉卿，輾轉傳聞得知羅家還在上海無恙，雙方才又通起信來。

那時候，羅家大少爺其昌，剛在滬江大學的農科畢業；遂遵他雙親的意思，去北京表叔晉卿所主持的實業公司的附設農場中任事。……

晉卿的兒子國賢，原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他學的是數學——爲了擔任過一次校中樂隊的小提琴手，陡的對音樂熱中起來，決定跟蹤他的在輔仁的同學譚家駒，先後來上海投考音樂學校。——他在考取入學之後，又認識了校中同學施克明，三人常在一起遊息，情逾手足——這是後話。

在他離家赴考臨行之際，晉卿曾交他一封書信，着他到上海時去找表伯；這樣一來，好歹有個照應——爲了自己兒子在上海隻身獨自——也原是做長輩愛護子女的一片苦心呀！

到上海時，他就持信按址去訪，却撲了一個空；原來羅家接獲過一封鄉間的恐嚇信，急忙里搬過房子，却守着秘密，連四鄰都竟不知道他們搬往何處。

這是前情——現在，《戲劇的動作》就此開始：

國賢同他的二個同學譚、與施，打算賃屋同居。可好，第一個（劇中動作）碰上的房東太太，就是他的——現在是相見不相識的——嬌娘；就在看屋論價的當兒，他表妹小玲自外來，兩人一見就愛，愛得……無以復加！——譚、施二人也都愛她；因為她，長得美，又年青。

他嬌娘見此情由，即對趕走了她的姪兒，也是她的女婿，以及譚、施二人，她還罵他們『野小子』。——因為在她想來：要是她女兒給她

們拐跑了，將來蔡家要來『迎娶』過門，將以何言答對？……就沒個交代了呀，你說是不是？

羅董事從行里回來，就得知她女兒的心事；因為溺愛姑息的緣故，再不容許瞻前顧後，就答應替他女兒設法託人去尋覓她現在那心兒中的『他』；——可是，又上哪兒去找他去呢？

事有湊巧：譚家駒的父親，從北京匯來一筆款子；恰好就匯在大來銀行。他們三人過去取款的那天，譚父忘了帶圖章；在他們與大來的一個行員交涉而致口角即將動武的時候，來了銀行經理姚驊市，上前勸解……道歉了事。就在這條線索上，小玲得籍學習音樂爲名，同他認識；而親近；而互遞衷懷。

禮服已經定好；禮堂也已經託姚經理去租去了。一切就緒，現在可以舉行婚禮了。

可是在家里的母親，還全不知道有這末一回事：

『秘密結婚』——。

不好了！蔡家老爺不知怎的，從北京匆匆趕來上海！

說是『爲了提親來的』；——這可怎麼辦？急壞了董事，經理，新郎，與新娘。

可是他來『提』的，却是另一頭『親事』啊：——是其昌愛上了表叔的女兒婉芳；她呢，也愛他。

手續如此：在結婚之前，還得問一問乾宅的父母雙親同意與否，——這就是蔡老爺此行的目的；至於坤宅呢，蔡老爺與太太極其贊成；老爺與羅太太當然也贊成。

順便就迎娶小玲過門，——這是蔡老爺此行的第二個目的；可是，他還不知道他兒媳婦的『現狀』如何；兒媳婦已愛上了別一個小伙子，那別一個小伙子，就是他的兒子；——這些，他全都不知道。

等於他兒子的不知道現在的愛人的在從前訂了婚的夫家的未婚夫的父親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一樣。

又等於他兒媳婦的不知道這一個『他』是那一個『他』，這個『他的兒子』就是那個『他的兒子』一樣。

這『不知道』，羅老爺，羅太太，姚先生，也都『不知道』啊！

——待知道了時，戲也就完了。

第一幕

困人天氣日初長。

這是羅家的客廳。

圓桌，圓椅，都是紅木製就；花架，一也是紅木——沙發，——等一應俱全，而又佈置得體。

架上的那兩盆花兒朵兒，欲舒還斂，怯有情致。

有一個畫屏，一紅木架脚紅木邊——是一幅改琦的仕女：牆上露出一張『紅粉面』，依依脉脉拈花微笑；牆邊有楊柳，牆下是騎在馬上遊春的少年；那少年，風流蘊藉，回首兩眼兀自向牆頭望……這畫屏，就在台後靠左，兩個花架的中間。

就是壁間懸掛的書畫也一樣，類多精品：一邊兒是八大山人的立軸，淡着數筆已是氣象萬千；配以吳俊卿的石鼓聯兒，『也能稱職』；另一邊呢，是四頁屏條，紙色較新，書的真、草、隸、篆，篆是王孫鐘，隸是孔宙碑，真是歐詢，草是張顛，學的倒也神似——當係近人作品；不過現在，却被一幅大紅綢軸，及一個紅綾裱裝的鏡架掩沒着。綢軸上金字是『篤遷喬木』；上款：『羅董事靜安先生喬遷之喜』，下款：『大來銀行全人恭賀』。鏡框里的呢；又是什麼：『居之安』三個大字；『敬賀 羅董事篤遷』是它的上款，『姚聲甫』則其下款也。

舞台——即我們現在之所謂客廳是一左緣通外，右緣通里，有門各一；後緣有梯通樓上。

幕啓——頃，壁上時針指3——4之間。

羅董事坐圓桌旁，手執毛筆，將在一張紅紙條兒上寫些什麼似的……而——臉上乃有不豫色然。夫人趙文秀，坐沙發，傲視之。丫頭春蘭，手把靠椅——似乎才剛搬了它來——放地上；小心它會出什麼聲音的樣子。

安 我的好太太，我看這……你還是……

秀 啊噠！『出資重傷風，一看就成功』！——我問你，（聲色俱厲）你倒底跟我寫不寫？

安 好好好，寫寫寫！（不再躊躇了，露着勉强的神情，然而却是——急下直書）『出……資重……傷……風，一看……就……成……功』！好了一

蘭 嘻嘻嘻嘻……

秀 有什麼好笑！

安 不過我看你，這……還是我去跟你買點阿司匹靈來吃吧。

秀 是你說了，我偏不吃！什麼阿是必靈——阿是不靈！！拿來！（一手搶過紙條兒）春蘭啊。

蘭 是，太太。

秀 你拿這個去貼在弄口的小便處那兒牆上。

蘭 噢。

秀 別太高了，回頭近視眼看不見。

安 不會看不見的，你放心好了。

秀 要你多嘴！

蘭 是了，太太我去貼。

（出去——自左門）

安 該說到那個小便處，也太髒了。這弄堂里的房子，真也不是人住的！

秀 咱們是避難，老爺！你就將就點兒得了。

安 是啊，（見靠椅早已擺好，慙懣！）是太太請靠椅上歇息。

秀 不用你灌迷湯！（然而——隨即躺靠椅上）唉，一時也頂不到好房子，將就將就，——別囉囉啦，快跟我鏈腰！

安 （命旨已下，急于星火）是是是。（鏈其右旁腰際）

秀 這兒！

安 是是是。（又去鏈左腰）

秀 不，這兒！

安 是是是。（鏈）

秀 再過來一點！

安 是是是。（鏈）

秀 太過來了，再過去一點！

安 是是是。（鏈）

秀 噫——（陽平延長）對了，正是這兒！……

安 是是是。（拳下如雨）

秀 唔？不不，那兒！

安 是是是，（先行試鏈）這兒對了吧。

四 喜 臨 門

秀 要你問！——對了，重點兒！

安 是是是。（重拳交加）

秀 太重了！

安 是是是。（鎚，一輕得就連衣裳的灰塵都不會驚動的）

秀 太輕了！

安 是是是。（比前更重，重到不能再重了）

秀 太重了，太重了！腰子也要給你震碎了！（背過身）背上！

安 是是是。（鎚）

秀 再下去點兒！

安 是是是。（鎚）

秀 再下去點兒。

安 是是是。（鎚）

秀 誰叫你鎚我屁股！

安 是是是。（鎚）

秀 再下去，腿上！

安 是是是。（鎚）

秀 那支！

安 是是是。（換一支鎚）

秀 那支！

安 是是是。（又換過來）

秀 那支！

安 是是是。（又換過去）

秀 再鎚鎚小腿上！

安 是是是。……

秀 不，還是大腿，——不，背上——左邊兒——不，那兒，下去點……

——上來點兒！——腰里！——肚子上不，小腿上…… 那支！——

（搬來搬去，忙煞一對老拳）

我說老爺你怎麼隨手亂鎚的！

(他就停住,不再鏗了。——以上鏗時,用鼓聲,而以一種具滑稽感的節奏來『響應』——伴奏一它;或巨或細,或清或濁,隨處不同。)

安 我說太太,你怎麼隨口亂說的!

秀 (接得快極)胡說!——倒敢跟我頂嘴!

(春蘭入)

蘭 太太貼好了姚先生來了!(一口氣說下來,也沒有什麼逗點之類)

(姚聲甫隨上)

(春蘭自右下)

甫 喔——哲身兄;嫂子!

安 聲甫兄!

秀 姚先生!

甫 呃替賤內來代邀一聲:回頭——哎,賞光賞光伊格賞光,請到舍間再摸它幾圈麻將;王太太李太太都說好了要來,陣容跟昨天一樣,原班人馬沒掉動過;到時候內人還會打電話來催的。

秀 好的我一定來。——少陪,你多坐會兒啊!

甫 呃我沒什麼正經事,不用迴避,嫂子!

秀 我去去就來的。

甫 好好。

(秀下至右門口時,湊巧春蘭手捧茶盤自內而出……險遭一撞!喊聲:『喔唷!』以手拍拍胸際且下)

(幸而春蘭眼快手穩,及早滑出,現在獻上奶茶,一畢後復自去)

安 行里頭有什麼新聞沒有哇?

甫 新聞倒有,不過不出在行里頭:倒出在——哎,好消息啊!

安 什麼好消息?

甫 就今天剛有;倒是樁新鮮玩意兒,是天天茶室登的廣告,你看——(摸出報紙來將指給他看)

安 喔,晚報,那末早就出版了!現在才……(還未回頭去看過時鐘——)

甫 你定的,來晚一點兒;我馬路上零買!——你瞧:『吧女伴座,談情說

四 喜 臨 門

愛，顛鸞倒鳳……

安 你看錯了，這是隔壁一家紹興戲啊！——顛鸞倒鳳。

甫 噢……呃——對了讓我看：『吧女伴座，談情說愛；……—喔要看這兒：——請來一試，包君滿意！』對了，怎麼樣，咱們要不要就去——

安 去是想去，只是胆小，怕……

甫 怕什麼，怕他們吃了你？

安 不，不是這樣。

甫 那末咱們瞧戲去；今天晚上的戲碼兒就沒一家不硬，大家『別苗頭』；黃金是吳素秋的紡棉花；天蟾是言慧珠的紡棉花；皇后是童芷苓的紡棉花；更新是李多奎的紡棉花……

安 哪來的李多奎還紡什麼棉花！

甫 喔她不呃她唱……（找報紙看時——）

安 （插白）還當他是個坤角兒啦！

甫 喔，他不是個坤角兒？

安 要是，也是個老婆子啦！

甫 喔——（原來却已找到了也）今兒晚上他唱吊金龜。

安 快去，他還少一個張義呢。你去剛好，就唱他的孝順兒子。

甫 呃……不開玩笑，我平時不大愛聽老旦戲，所以就不知道什麼李多奎兒；得了，你說咱們上哪兒吶？

安 一處也不去。

甫 怎麼，嫂子那兒還是……派司打不出？

安 她傷風啦；方才你看不是她講起話來，小鼻子里『嗡嗡嗡嗡』的，怪難聽的不是！

甫 你的意思是說怪好聽不是？

安 看你怎麼就那麼聰明嘍啊！

甫 經驗之談，經驗之談！

安 她說的不愛聽大夫；連我要她吃點兒阿是必靈也不要，倒偏要我：『出賣重傷風，一看就成功！』你瞧，她就是這個皮氣！

甫 好了，今兒晚上看戲，只好我一人去了！

安 你知道我心有餘而……

甫 力不足！知道知道，閻令森嚴，當然當然。那末，回頭就上更新去。今晚大軸是譚富英的珠簾寨，我好久沒聽他的『嘩喇喇三通鼓』了，得……

（先是安因用力過多，以其兩臂痠痛，用手掌時去撫摸，且或搖動肩頭，斷斷續續，而于今爲尤烈焉）

看來，董事老爺你也才嘩喇喇打罷了三通鼓？

安 經理老爺：你一說一個着！

甫 這也難怪，法律上規定：凡丈夫不會插鼓的，妻子方面就可以起訴，——離婚！

安 哎，我說經理老爺！人家總說我……呃……

甫 總說什麼？

安 總說我怕老婆……呃說出來也好像不太體面——其實這……

甫 這叫免淘氣！

安 又給你說着……（一目斜視作態，伸手過去，一把推他的肩胛後：）嘻嘻嘻嘻……

（——他們原是這樣慣了的）

其實，對付女人，你也不比我高明到哪兒去！

甫 好說，那有你那樣歷史悠久，遠近聞名的？在小學里，你就怕女生；中學里，你跳上舞，就怕舞女；一進大學，就會逛窯姐兒啦，你就怕窯姐兒；之後，有了愛人，又怕；你愛人給你一怕就怕得去愛上了別人啦；你呢，就再怕起家里給你定下的媳婦兒來；一直到你們結了婚，她當了你的嫂夫人了，還不是——一言以蔽之，曰：『怕』！

安 這話……

甫 （止其中辯）別，別了！小學里就跟你同學，一直到現在，你那一點兒底細，我還會不知道的！

安 好好，我承認。

四 喜 臨 門

甫 乾脆，好一那末咱們聽戲去！

（安指指隔壁，抬抬肩膀，一翻手掌，即作其意若曰『其奈礙于……何』之狀）

甫 （輕聲）回頭她走了，咱們可以溜；溜之大吉，意下如何？

安 晚上……總得回家睡覺啊！（作態與前此同）

甫 我可以打發內人留住她；讓嫂夫人在我家跟內人睡一頭。

安 你來這兒跟我睡一頭。

甫 行嘍，行嘍啊！

安 喔，這個再讓我想想……（又復作態，與前小異而大致相同：一指，一抬，一翻後，再加一搖腦袋而已）

甫 還有，你要是京戲聽膩了，咱們不妨就上□□去聽新派話劇，見識見識！

安 唉——叫我去看他們那些吊膀子戲去？砍了我的腦髓兒我才去吶！

甫 呃，去摩它一登！意下如何？

安 這種登，摩了也沒多大勁兒；咱們這點子年紀……不合適啦！

甫 是我起先也不愛看，後來給我家的那幾位千金小姐硬拉了去，看了幾次後來，倒覺得蠻有意思；不吹牛，現在我倒很可以充一充行家，至少在你面前，我有資格賣我的野人頭，原來他們唱的，分門別類有所謂悲劇；有所謂喜劇；還有所謂悲喜劇……

安 得了，你這個西洋鏡，我要一擲，就把你擲破！

甫 你瞧還沒瞧見過，你誇什麼海口，吹什麼牛哇！

安 瞧見過啦！我們家的那位千金小姐，你還不知道是個標準的話劇迷啊？

甫 ——你也跟她去過了！

安 前後一連去了……足有三次之多！

甫 怎麼樣，看了滋味如何？

安 說不上來。

甫 噯——這有什麼客氣的，你到不妨說說看！in, in！（照法文發音）

安 說來說去：——就講點兒軋餅頭，吊膀子經！

甫 哎，喜劇蠻好啊，蠻有趣味啊！

安 軋餅頭；軋來軋去到後來是軋上了，這就是喜劇！

甫 那末你是喜歡看悲劇了；悲劇蠻有意思啊！

安 拆餅頭；拆來拆去，到後來是拆開了，這就是悲劇！

甫 還有悲喜劇呢？

安 一忽兒餅起了又拆開，一忽兒拆開了又餅起；亂七八遭，莫名其妙！

『×カ×-×カ×-×カ×~~~』（大搖其頭）

甫 全不愛看？

（安還在搖頭）

噯，尤喜官他編的喜劇……意思當然沒多大意思；倒蠻滑稽，蠻有勁兒！

安 得了吧！你的那位尤喜官先生我頭一次去聽話劇的就是他，這個戲碼兒叫什麼叫……我也想不起來了，真是俗語說的：『肉麻當有趣』他可是全做到了家啦！

甫 今兒晚上，他又有一部新編喜劇在口口上演，那個名兒叫做『四喜臨門』；怎麼樣，——意下如何？

安 喔~~~（連連嘆氣，頻頻搖頭）沒胃口，沒胃口！

甫 而且還有導演名手××導演；演員如：×××……………可都是目前上海話劇臺上一時之選——你不去：

安 沒胃口；呃，不過××（即演靜安者也）倒還好！至於××，（即演聲甫者也）那演得最糟！沒胃口。

甫 呃？我看××（即演聲甫者也）倒不錯；就是××（即演靜安者也）演得太壞；這也不管他了！××（則演文秀者也）呢，你說？

安 呃……這倒難了！

甫 你怕的原是你嫂夫人；不要緊，嫂夫人那兒我有調虎離山之計！

（秀剛再來——一邊挽過左臂去，把手拿着一串鑰匙掛在右脅下衣紐上）